

孟 醒

在我的记忆中,一直重复着一个场景,那就是在八月十五月亮刚刚升上来的时候,一家人被奶奶招呼到一起,在高大的梧桐树下正襟危坐,之所以说是正襟危坐,是因为平时吃饭,我们都是站着或蹲着的时候居多。一家人中间是一方矮桌,此时,桌子上的几只碟子还是空空如也。月亮如常升起,树叶如常沙沙响,月光如常透过梧桐树叶,洒落在桌子上的影子也是如常的颜色,所不同的应该是影子的形状。

那棵梧桐树长在我家大门外西侧一点,再往西十米,就是奶奶家,确切地说,奶奶家就在我家院子的西南角。奶奶家没有院子,只有三间坐北朝南的麦草房,以及一间坐南朝北同样覆盖着麦草的矮小锅屋。所谓锅屋,是老家的形象说法,就是土坯垒灶再架上一口大铁锅,外加一铲一勺,城里人称之为厨房。两种说法都是指做饭的地方,但实指的物件很不相同,就像厨房与饭店不可比一样,村里的锅屋与城里的厨房也不存在可比性。

此时,微风如往常一样,送来秫秸(高粱秆)垛带些微温的甜滋味。就像一个仪式必备着一定的庄严性,大家付出的是要有等一会的耐心,奶奶才会从厨房走

出来。

风箱“鼓荡鼓荡”的声音已经停了下来,铁铲碰铁锅的“刺喇”声响起,有东西要出锅了。

终于,奶奶端着一扇小簸箕,从锅屋出来了。大家压抑住心里的渴望,虽然坐着,但目光齐齐转了过去。

每人面前的小碟子上,渐次出现了一个大小如国光苹果的薄饼,也就是奶奶的月饼。这样的月饼,与如今最简陋的月饼,都不可同日而语。就是这样的月饼,奶奶也是数着人头做的,没有人能够吃到第二个。分配的次序,应该是在年岁最小的人开始。

小小的饼,被月光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,尽管是新鲜出炉,但表皮的黄还是有些昏沉,称之为月饼又缺少足够的油脂,有些干涩。当然,我的比较来源于后来见识的那些油润的月饼,以及如今越来越艺术化的月饼。

许多年前,我认为奶奶所做的就是最好的月饼,许多年后,有了对比,我才知道月饼有那么多不同。当年,圆圆的,薄薄的月饼,只是难得的食物,无比的美味,与可以欣赏没有半点关系。咬开面皮,内里有一层微薄的浅褐色液体,薄到不能流动。即使如此,那股甜甜的热力给予味蕾的冲击,至今都让我难以找到恰切的形容词。为什么呢?因为不论是用来制作表皮的小麦面粉,还是作为馅料的红糖,在现今时代是如此的稀松平常,可在那个时代都是极度匮乏的珍品,你无法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。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真实的年代,人们仅仅是用语言描述,是不可能让他建立起实存概念的。这是对“对牛弹琴”最切近的释例。

在我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中,八月十五都是有月亮的。另一次能够记起的吃月饼的经历,是在奶奶家东窗的大槐树下,而这一次能吃上月饼的人,只是我们几个小孩子,大人们是无份的。在我下意识里,是每个中秋节,奶奶都会做月饼的,然而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极低。

对于我来说,那样的味道一去不再了,但那个时代有些地方值得怀念,有些地方又难以怀念。在我,所怀念的是,随着奶奶亡故逝去的那种前辈所给予后辈的温情不再有。面粉与红糖何来,对我是秘密,对奶奶来说,是谁送给她的不是秘密,但到底是怎么得到,仍然是秘密。而我所要说的秘密,是蕴藏在那个特殊时代,不为人知的农人对于人际社会的朴素认知。吴家奶奶曾经多次对我说过,你奶奶当年没少帮衬我们。对此,我奶奶从没说过一个字。吴家奶奶的话,在我想来,只是揭开了农村深层人际关系的一点点帷幕,远不是秘密的全部。至于那秘密是什么,我没有找到答案。

成长

张所海

小时候,父母对我讲
好男儿志在四方
于是,我匆匆背上行囊
——远离家乡
迎着风、披着浪
毅然往前闯

而现在,在异国他乡
眺望着家的方向
我夜半彷徨
才知道小时候
是怎样的莽撞
未洒泪就挥别了爹和娘

才闻到家乡泥土的芳香
才梦见村前的小河流淌
才知道不光有诗和远方
才知道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——就是家的脊梁
也才知道家里有父母的牵挂和忧伤

多想再回到从前
拉着母亲的手撒娇
亦或是
嚷着爬上父亲的肩膀

只是成长
就是将过往定格
化思念为力量
努力长成一棵参天大树
为父母遮阴挡阳



欧阳

没想到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有人问是什么学校毕业的。大概是人太糙了,看起来不太像读过书的人,所以人才这么问。得到人民大学的答案之后,“喂,名牌大学啊。”问者哈哈一下,算是结束了问答。

看得出来,人家有点意外。不是我观察人有特技,是这样的一问一答让我想起了过往的一个老困惑:我不像人民大学的人。其具体所指,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标签,学生?学养?还是气质风采什么的……

其实,这也是我内心纠结的老问题。记得刚进人民大学的门不久,不知道因为头发过肩,还是纪律涣散,首任班级管理老师就皱着眉、斜着眼对我说:人民大学有很好的传统,你这样儿一点也不像人民大学的学生。本来头发长是因为理发不方便,非我要标新立异,退一步讲,当我懒惰好了,至于说到传统,我想应当不会是李向阳那般毛巾包裹脑袋的老八路样,否则入学就该给每个学童发一条标志性的毛巾。总之,不知道该校学生是不该懒惰还是应该循规蹈矩。



读书人的生命有一千次,不读书的人生生命只有一次

赵春青画

风景不在远方

卢海娟

跟风旅游去过几个著名景区,享受着旅行社安置妥帖的服务,倾听导游热情洋溢的讲解,在有限的时间段内走马观花,看山看水看圈定的景点看蜂拥的人群,食不甘味吞下当地的各种小吃,随波逐流买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品……在热闹中兴奋不已,不断地发朋友圈,不断地拍照留念,企图用镜头把自己和远方的山水锁定在一起,以为走过路过,脚印便成了一种证明,倘遇见当地的名人,则以为大赚了一笔,必要与名人合影才觉得不虚此行。

微醺之后总会酒醒,马不停蹄走过几个景区之后,身体被掏空,开始审美疲劳。山不再巍峨,水不再潺湲,树不再嶙峋,花不再妖娆,只有人,一浪叠过一浪,一波挨过一波。游人的潮水涌过之后,最初那一点激情也就荡涤殆尽,以至于每一次旅游都虎头蛇尾——结束之前,也像出发时一样焦躁,急于打点行囊,心早已飞回远方的家中。

不想随拥挤的人流行走于名山胜水之间,不想借著名景点把平凡的生活勉强装上炫目的光环,相比于那些声名赫赫的山水之地,我更喜欢东北家乡这朴素的风景,喜欢那些养育着卑微生命,也坦然抚慰死亡枯骨的山川。那些姿态平凡却充满了生命情感与张力的山水,与土著水乳交融,骨肉相连。那是有生命有故事的山水,有感情有温度的山水,有喜怒哀乐也有悲欢离合山水……是童年,是故乡,是炊烟袅袅,是鸡鸣狗叫,是爷爷挑在担子里的身家性命,是奶奶背井离乡的缠绵愁盼,是父亲犁田时粗豪的吆喝,是母亲倚门翘望的亲切呼唤,是来自子蛮荒的古老传承,是仍然保留着的淳朴民风……不必矫揉造作,无须惺惺作态,平凡的山水伴平凡的生命,平凡的人们过平凡的日子,生活在其间的人,身心放松,步履坦然,活得慢条斯理,活得实实在在。

真正的风景并不在远方,真正的风景,和爱它的人之间是有夙缘的:一枚落叶奔赴柔软的发丝,一朵小花亲吻匆忙的脚踝,溪流羞涩地用吟唱敲打耳鼓,石子在山径上眨动多情的眼眸,一位耄耋老人,向我讲述他所经历的生活,一段回忆,像梦一样在清晰演



少年的心事

谁叫我那么愣头愣脑呢?8岁那年,小山村通了电,望着明晃晃的电灯,我不知道电到底从哪儿来,有天我用一把剪刀朝电线插孔里试探电在哪儿,啪啦一声,打了我一个趔趄。

9岁那年,一个夏天晚上,我把村里侯大爷袍子一样的寿衣穿上,在他家棺材里睡了一晚。

10岁那年,全家人在吃了一个腊猪腿炖土豆后,做出一个决定,决定把我过继给远房堂伯家,堂伯家没男孩。

“儿子,从此你就在我家,我们好好养你,一周给你煎一个鸡蛋吃。”堂伯说。我懂事地点点头,叫了堂伯一声:“大爷!”又溜头过去叫堂伯母:“大妈!”堂伯和堂伯母,我们仨,搂在了一起。夜幕中,堂伯母牵着我的手,去唤鸡回圈:“粥、粥、粥、粥……”

11岁那年下半学期,我的一篇作文在全县获了奖,堂伯要陪我去县城大礼堂领奖。我妈听见了这个消息,来到堂伯家,哭着给堂伯堂伯母跪下:“大哥,大嫂,我还是把娃领回去,娃长大了,还是给你们养老送终……”

还处在被雕琢的阶段,难以榜样化。

就这个问题我有一次请教外校的老师,老师以论文比喻说,本校更提倡问题的提出,说明有自己的想法,论述则其次。而贵校习惯于首先要立论正确,然后才是论述、文字、逻辑。如果真是这样,我那么沉迷胡思乱想,是有点不像人民大学的学生了。可后来上“当代西方哲学”课,发了我一本艾耶尔《语言、真理与逻辑》的郑杭生教授却明确告知:要多读书,得有自己的想法。

然而,到底什么样的气质才像人民大学的人呢?俺还是很无知无助。

搞不清楚的问题自然会被时间掩埋,正当我几乎都忘记这事儿的时候,看见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形象,尤其是冬日里从宿舍窗口下望时经常能够看见:那是一位白发老者,总穿着很陈旧但仍整洁的老棉袄在东门的道上闪现,最具特色的形象是两手后背着插在棉袄袖筒里,跟北方的老农神似。有一次,只知道前插的我学着老先生的样子后插着,想体验一下这样是不是更舒坦一些。试验开始不久在宿舍楼门口遇到了学兄,问这是干吗?像乡下人一样。我说学那个老头。哪个?那个啊,你不认识吗?他是张腾霄校长。

后来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修饰成型了,再没老师和闲杂人员就此提出疑问,我也欣然以人民大学学生自居。想不到工作后又遇到这个老问题。哪个学校毕业的啊?嗯?不像。连单位工会管理体育器械的阿姨都说我不像人民大学的学生。接着我就打听,单位里的老同志谁是人民大学毕业的?没有,你们是第一茬。真是让人晕头,人民大学的人什么样?你们给我说说。“不知道,反正你不像。”这算哪门子回答啊。

事实上,我知道问题所在。我属于个性比较强的家伙,用北京话讲就是各色、是“独”,按大学老师的话说,就是胡乱“执迷独立精神”的人。这样好不好我没去想,我只是想,我就是我,我没想过怎样才能钻进教授、校长的模子,更不会受“人民大学的人”这种乱七八糟、难以成型的感觉影响。

那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之留驻不去,是因为我想不明白,为什么人们那么习惯于给人贴上特别的标签,是因为身份、等级以及地位的分野吗?还是由于职业岗位的优劣给人们留下了莫名的刻痕……

坦白说,我是真没想明白,谁想明白了,告诉我一声好不好?

生活的细节

陈晓辉

生活不是鲜衣怒马,不是起伏跌宕,不是在朋友圈发柔光照片做岁月静好,不是跑到旅游的拍拍拍,更不是在商店的买买买……都不是。

真正关乎生活本质的,是那些琐碎温暖的细节。朋友毕业后做了北漂,和男朋友领了结婚证一起住进北京狭小的地下室。我们都担心她在异乡的困顿,趁出差忙完公事去看她,没想到9平方米的空间,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床上方狭小的透光处,居然架了一块搁板,上门放了一盆绿油油的植物。朋友得意地说:“别人不要的,我捡回来了,那时候叶子都黄了,同事都说养不活,你看,现在不是绿绿的?”

我忽然就放心了。狭小的地下室,因为一盆不花钱的绿植,褪去困顿的色彩,生长出生活的希望。

前段时间又出差到北京,她已经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,我们坐在她家不大不小的客厅里,从当年的同学聊到老家的房价,从某位娱乐明星出轨聊到今晚吃什么,我忽然想起当年那盆绿植,朋友说:“后来长得太大,搬家不方便,就送给房东了。”顿了顿,又说:“当年很辛苦,现在也没有大富大贵,但我觉得,住地下室未必不是好日子,住别墅也不可能万事顺心。生活,心安就好。”

一盆小小的绿植,见证生活的细节,温暖地生长。曾经读过一个小故事。二战过后,欧洲某城市满目疮痍,到处是被炸弹毁掉的房屋,居民缺水 and 食物,孩子无法上学,但记者在一间残损的小屋子里,发现废墟中女主人的桌子上,插着一枝橙色的花。女主人说,出去找水,发现了采回来的,养在瓶子里,“这座城市还有希望。”记者这样写。

如果有一天,生活被破坏成可悲可叹的人世,我会坚持寻找那些背后的小细节,并且以花朵、以宽容、以坚持、以欢笑、以泪水,记录对这世界作细致的注脚。

生活的细节,连孩子都骗不过。昨天女儿从同学家回来,对我说:“我再也不羡慕同桌了。”为什么呢,在她眼里,这位同桌颜值高,家境好,住在高档小区,出入有司机接送,穿的衣服都是名牌,“标准白富美一枚。”这是女儿对她下的断语。“可是她家里好乱。衣服扔在地板上,废纸巾在餐桌上,用过的塑料袋到处都是——她家保洁阿姨这两天请假了。”

“过几天等保洁阿姨来了,人家就干净了。”

“可是,我还是喜欢咱们家。虽然房子比她小,但都是我喜欢的样子。”“而且”,女儿迟疑了一下,“我觉得,没有保洁家里就很乱的,生活肯定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好。”

家里乱可能有其原因,但我同意孩子的说法,细节粗糙的生活,外表再光鲜,也是可悯的。

同事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,但她读《诗经》,学画画,还抽空去报了一个古筝班。上次在街上遇到她,她带着孩子带着大袋子还有小铁锹,母女俩一脸灿烂地说去挖泥养荷花——生活的细节,让日子丰盈。

物理学家说,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杠杆,我就可以撬起地球。我说,给我一些细节,我就可以相信人性,我就可以找到星光。我就可以勇敢地拥抱这深不可测的命运。



兄。我妈回家一摸我脑壳,果然有,妈顿时就瘫软下来。我妈想把这个事儿忍了,但还是没忍住,就偷偷告诉了爸。据说,爸一拳头砸在桌子上,大叫一声,早知道这样,不该把二娃子带到世上来。

我在城里漂流一段时间后,终于有了工作,爸不再犹豫,大声吩咐,把杀猪匠喊来吧,杀猪,请客。长了那么久,似乎是我第一次看到爸对我眉开眼笑。他让我到坟前下跪,感谢祖宗的保佑。

有天,我去看望爸,他一人摊靠在那把老藤椅上,睡着了,解口水把他胸前也打湿了一片。他面前,是家里老影簿,翻开的那一页,是我哥在部队英姿勃勃的照片。

爸醒来了,揉揉眼睛迷糊着说,你来啦。我一把抱住爸,这个老头子,把头听话地埋进了我怀里。一瞬间,几十年来的怨恚委屈,如春天黄河的破冰,全消融了。

爸,我听见血里的声音,有您。爸,我给您养老送终。